

白下老饕，端让随园；浙中清饕，无过张岱。这是两位著名的饕人，文章也写得好。现代文人，知堂虽不讲究吃，亦不善吃，但谈吃，还得当推他领衔。谈吃也好，听谈吃也好，重要的不在于吃，而在于谈吃亦即对待现实之生活时的那种气质和风度。这一组文配画，虽谈不上气质与风度，却并不仅仅局限于杯盘匕箸间的酸甜苦辣咸，亦有心尝试把世情、人情的“五味”一同捧出。虽小道，亦有可观焉。

【饮饕琐忆】

□白水/文 老五/图

## 蝎子



沂蒙山盛产蝎子，而尤以我老家沂源县的蝎子最好。为啥？从小父亲教我，只有咱们这里的蝎子十个爪，最毒，言语中充满了自豪。查了一下，还真是，沂源全蝎毒力冠绝中土。

蝎子，又名钳蝎，全蝎，全虫，我们乡下就叫它——蝎子。头上有一双蟹鳌似的大长钳子，琵琶状的肚子上八条腿，一边四条，整天举着个弯长的尾鞭，尖上有一毒刺，遇有危险，用以自卫，这是它的看家本领

和生平学问。人要是被它蜇到，疼痛钻心，伤部即刻红肿，火烧锯拉般难耐，端的是个“十足的坏种儿”。此虫爬行极快，小孩子尤其惧怕，见者无不走避。

蝎子，是民间所谓的“五毒”之一。幼时，乡间小儿夏天穿戴的兜肚上，多绣有此君，用以驱邪。药用价值极高，息风，镇痛，祛湿，通络，当然，这都是些“字话”。母亲自幼教授，吃了蝎子，可免生痲痘，不长“疙瘩疮”。也是，以毒

攻毒嘛。实在说来，这小东西，又极味美，人们盛称的山珍海错，其中的山珍，多半有它。既有诸般好处，这小爬虫，自然成了山乡人追逐缉拿用以获利的对象。

小时候，最大的乐趣之一，便是捉蝎子。每年的谷雨一过，眠了一冬的蝎子就成群结队的出征。蝎子是昼伏夜出的生物，白天大多蛰伏在向阳处石块下的燥土上，只要揭开石块，用镊子镊取便是。但并不是每页石块下面，都有一只现成的蝎子在那等你，这就需要你多卖力气，一块一块地去揭开寻找。最好的蝎子是三年以上的成年蝎子，尤其是雌蝎，个头大，分量足(卖钱多啊)，小孩子亲切地俚呼它：“老母儿”。捉蝎子，最让人惊喜的是，一页石块底下揭出好几个，有时是丁克家庭，有时是一家三口、数倍，小孩子大多会喜跃交并，连声通报伙伴：“呀——!老母儿!老母儿!一窝!一窝!快!快!!!快!!!”不过，这类情形，一群孩子当中也只要一两个，一季当中也仅有一两次这般上佳的运气。这也是生活的真理。

满山遍野地跑上半天，听着自己手上瓶子里沙沙的

蝎子爬动声，是小孩子最有成就感的时候。是的，哪是捉蝎子，是捉钱呀。那些年，生产队长最头疼的就是春天的地堰，全让孩子们揭了个底朝天。你前头修好，后头又揭，真是没办法。

小孩子最是喜欢恶作剧的，有时就捉蟾蜍，俗称癞蛤蟆的，用了蝎子来蜇它玩，一蜇一缩一翻白眼，一蜇一缩一翻白眼，残忍得令人瞠目。有时用镊子夹了蝎子，在石头上磨掉毒刺，偷偷放进胆小的玩伴领子里，同声欢呼“蝎子!蝎子!”，被玩的伙伴立时如遭了电击一般跳起，抖衣顿足，惊叫不已，在轰然笑声里，脸白了，又红了。

在师范读书时，有一次回家，母亲给我用鸡蛋炒食了父亲新捉的蝎子。返校时，母亲特意给我当时的同学兼女友也带了一份，让她大快朵颐，齿颊留香于至今。前年，一家人回去给母亲扫墓，走的时候，父亲送我们出门时顺手递过来一只玻璃瓶，里面是一二十只山蝎子。妻子高兴地接了，对边上的两个婊子朝我一努嘴：“那年，就是让人家用一个煎饼、几只蝎子就哄来了。”

一言既出，相与拊手粲然。

“南茶北引”作为齐鲁茶文化的一个符号，被广泛认可。其实，当年提出的不仅是“北引”，还有“西迁”。“北引”也不仅是山东，还覆盖了河北、山西、内蒙古，甚至包括了东北的辽宁和吉林的部分地区。“西迁”则直接迁到了西藏、陕西、新疆。应该说，这是一项庞大的植物迁徙计划，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引茶机构。现在看来，真正引进成功并大面积栽种生产茶叶的地区只有山东，其他地区只是树种引进成功、零散的茶树成活，不是茶叶生产大功告成。就是前两年，内蒙古的红山地区还宣布“南茶北引”结硕果，内蒙古的红山茶问世。但是，那只能证明茶树可以在这个地区活下来了，没有形成规模化生产。要是仅仅以茶树的种植成活为标准，山东地区种植茶树的历史至少在明朝之前。经过我的小范围调查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自己村里有老茶树，年头都在几代人以上。

当时的中央为什么提出“南茶北引西迁”这样一个庞大的茶树迁徙计划，据说最初的积极推动者，来自民间而非官方。关于山东的“南茶北引”，我听到的最早的一个民间传说，是带有半官方色彩的个人行为。舒同先生自1948年开始一直在山东工作，接近10年。那些年舒同先生做过省委书记，也做过县委书记，对山东情况十分了解。这位出生在江西的老表，到山东以后感觉气候条件与他的家乡十分相似，冬天并不冷，夏天雨水丰沛，而春秋温差大，极其适合茶叶的生长。但是，山东并没有形成规模的茶园，零散的茶树也没有茶农管理。于是舒同先生提出把他家乡的茶树种，引进到山东培育。此为坊间说法之一。

【问茶齐鲁之八】

## 为山东茶神立碑

□许志杰

之二是另一位来自江西的老表，长期担任山东省委领导职务的谭启龙先生。

山东最早引茶种培育茶树的是泰安，试种的地点是地处现今新泰和泰安交界的徂徕山，时间是1952年。徂徕山是一座革命的山，抗战时期曾经爆发了著名的徂徕山起义。但是，这次试种因为缺乏技术指导，并不成功。应该说，这次引茶的推动者就是舒同先生。

1959年，山东省的商业、农业、供销部门再一次启动引种安徽黄山的毛峰等茶种，在东南沿海的临沂、昌潍(今潍坊市)、青岛、烟台的7个县种植330公顷。除栽种在青岛中山公园内的几株活下来之外，其他野外种植的茶苗，全部死亡。

屡试屡败，并没有击溃山东人对于引茶的积极性。1965年，山东省农林部门再次引进浙江、福建一带的茶苗，首先在五莲、崂山、临沂试栽。第二年又扩种到泰安、淄博、济南、烟台。成活率越来越高。1970年在以上几个地区栽种的160公顷，成活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95%。

山东第二次启动“南茶北引”的推动者，就应该是谭启龙先生。而山东人锲而不舍、孜孜以求的精神，是这项伟大的工程成功的关键。1972年9月16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文报道山东“南茶北引”成功的消息。1973年10月，农业部联合中科院茶叶研究所当时临沂地区的日照，召开了山东、西藏、新疆、陕西、河北、辽宁六个省区参加的“南茶北引”的经验交流会，一致认为山东的“南茶北引”取得成功，而这个成功也证明了，过去一些地理、地质、农业、茶叶、林业方面专家所认为的，北纬35度甚至30度以北不能种茶的推断是错误的，因为北纬35度横穿的地区就是山东省临沂市。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成功范例，极大地刺激了山东农民种茶的积极性，到1978年，山东省茶园面积达到了7300公顷，也是到这时候，山东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茶农。

今天的山东已经成为长江以北茶叶生产的第一大省，山东人喝的茶叶有10%是自己的茶叶，再过五年就会达到25%，甚至更多。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文化的影响力，可是个大数。种茶是基础，种茶则是一件包含着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传统诸多文明因素的人文盛事。

饮茶思源，我们在品尝齐鲁茶香、在前人栽下的茶树前享受幸福的时刻，不是把他们名字记下来，为山东茶神立碑，也是弘扬齐鲁茶文化的题中之意。



【齐鲁寻踪】

□刘鲁会

小时候，老师上地理课讲，祖国最大的海是南海，遥远而神秘。后得知，南海周围有一些东南亚国家，包括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华人很多，以广东福建为主，黄河以北的儿女，少之又少。然而，最近去了一趟才知道，在马来西亚偏远的沙巴州，却有一个山东村。

马来西亚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脱离英国宣布独立，接着1963年，地外加里曼丹岛的北婆罗洲独立，宣布加入马来西亚联邦，改名沙巴州，形成今天马来西亚的东马、西马两块国土，隔南海而相望。首都吉隆坡在西马，沙巴州在东马，两地相距甚远。沙巴的首府叫亚庇，有从深圳直飞亚庇的航班。那天，飞机从南到北飞越整个南海，在东南边上轻轻一拐，才降落在红房绿树掩映的机场。

晚上，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当地侨领谭育良、吴添泉先生为我们接风洗尘。请我们到他们自己的夜市吃烧烤。三杯啤酒下肚，吴老板突然问道，你知不知道这里有个山东村，有你们许多老乡，村长叫张景程。我打一个手机，请他过来认识一下。这真叫人不可思议。不一会儿，老乡来了，果然不其然，人高马大，像咱们山东人。

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张村长快人快语，无比热情，握手拥抱，赢得满堂掌声。但那一口地道的天津话，却令人诧异，你是哪来的山东人？

他不紧不慢，抽着雪茄，仰望天空，长叹一声：说来话长，已整整一百年了。那是1913年，当时这里的统

## 遥远的南海有个山东村

治者是英国人，听说中国的山东人吃苦耐劳、体力过人，就到中国招收山东华工开发沙巴。可谁知天不随人意，山东人报名不多，又有人半途而退，人数寥寥。天津、河北一带的人听说此事，一起商量说，反正英国人人生地不熟，也听不懂啥是山东话，分不出谁是山东人，咱们冒名顶替，就说是山东人，也许能找到一条活路。四里八乡的老百姓赶来报名，不多不少，整整108户，还拖儿带女，在天津集合上船，辗转香港换了一条大船，又在海上走了二十几天，最终在亚庇上了岸。那时的亚庇，森林覆盖，人烟稀少，分田分地，伐木盖屋，开荒种粮。沙巴来了山东人，一传十十传百，从那以后，约定俗成，就把北方乡亲都叫做山东人，还命名了山东村、山东路。

这船山东人到了这里，真不容易。咱们北方一年四季分明，可沙巴地处赤道附近，终年都是夏天，烈日炎炎，有些人水土不服，或客死他乡，或返回祖国。留下了70多户，就在异国他乡繁衍生息，扎下根来。当地至今还有顺口溜说：一百零八好汉，婆罗洲打天下。还有一句是：华北第二代，生根在沙巴。你说巧不巧，当年梁山一百零八好汉，就在咱们山东。

都说世上有人的地方，就一定有华人，可这不是说着玩就行的。华人在国外，有了二三代，以后的事情就复杂去了。孩子要受教育，华人要有社会，族群要有融合，文化要有传承，政治要有参与，生活要有发

展。如今乡亲在这里生活得怎样？到了沙巴的第二天，我们决定接受张村长的邀请，改变行程，去山东村看一看。

亚庇是一座南海边上的热带海滨城市，漫长的海岸线像金丝串起了一粒粒珍珠般的城区，十分美丽。一般印象，村子都在城外。我们早上乘车去山东村，从市中心转了一个弯，就看到很大一片居民区，坐落在一个山坡上。张村长说，从这就算进了山东村，咱们从这条路上去，从山东路回来，来一趟不容易，多看看吧。真是见多才能识广，原以为山东村是个村，其实是亚庇的一片市区。

张村长骄傲地说，没想到吧，看咱山东村地位有多么重要，咱们也是最早的沙巴人呢。一百年前，这里可都是原始森林，整个亚庇才几百人，哪有什么村。我们的前辈从这里一下船，就由殖民者带到森林中分地，每户十英亩，可以多要，说好五年免税，以后如按时交税，土地可以转售。英国人又给了些工具、钱粮，于是就搭个棚子，住了下来。这里雨水丰沛，种什么长什么，后来华工学着种橡胶咖啡，还应征修建了亚庇到兵南的铁路。再后来，随着山东村人丁兴旺，借二战日本投降之际，山东村又由那时村长带着来到十几里外，开发了一片新村。如今，亚庇有两大片山东人居住的城区。他们有当年的土地作资本，或卖地或建房或出租，做些各类生意，日子都还说得过去。像咱们山东人，心态平和，小富即安。

我们的汽车爬到山上，看到了左右两片墓地。右边是汉族样式，左边是回民墓区。停车下来，见我们有些疑惑，张村长解释说，一百年前来的乡亲们，就有回民。到了马来西亚，这里信奉回教，尽管咱们主张族内婚配，但有些后人还是自然而然地与当地人通了婚，改信了回教，于是有了这片墓区。其实，我们为了传承中华文化，早就建有一千多人的华文学校，每年敲锣打鼓过咱们的传统节日，还经常练练北方人拿手的武术功夫，世代延续下来，成了咱们华人的命根子。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，随着孩子们向外发展，族外通婚越来越多，我们的北方血统渐渐淡化了，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渐渐融入马来西亚各民族文化之中。这大概就是入乡随俗，文化因融合而天下大同吧。

因有事在身，汽车沿蜿蜒崎岖的山东路下来，我们就要与张村长道别了。回望偌大一片山东村，心里有点不舍和遗憾，没能看望其中几户烟台、济南、德州的乡亲，愿下次补上吧。谁知这时，女导游又给我们一个惊喜，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，我就是山东村里的山东人，老人说是从辽宁来的，再往前就不准了，老人经常嘱咐我们，到哪也要说咱们老家在山东。没有错，东北多是山东人。望着眼前的女导游，落落大方，还真有咱北方姑娘的气质模样。真是缘分，在这里见到山东老乡，你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山东人的口碑好，更是在这里得到了验证。